

山上

成大山協 60 載



十天九夜一山未登一 南二段未盡記

山鷹頭 67 級 何燦群

藉趁著《山上》第六期要出刊，我也來「講古」一下，不然這段 36 年前的往事一直放在記憶中也是負擔，不吐不快！

我只記得那好像是民國 67 年的事情，我大四禿鷹大三，兩個人走南二段，年代有點久遠，不確定細節，只好上成大山協 OB 部落格找資料，尋尋覓覓，終於在 67 年 6 月 5 日出版《山協通訊》第 8 期第 9 頁「山協會訊」找到了一段報導：「山胞何燦群、陳賢英於三月二十九日出發走南二段，遇風雨撤退，此乃他倆『第二次』撤退。」

以下我就對還記得的片段留下一些記錄。

蛋形池初訪

一路上天氣不好，應該是第三天爬升到向陽山登山口吧！霧濃的化不開，四野茫茫，想想上到山頂也沒什麼展望，就沒有登頂的念頭，向陽山、三叉山下次再見了！（誰知到現在，我就沒有再登向陽山的機會了），兩人沿著東側的山徑一路往東北走，濃霧中竟然發現一座橢圓形的水池，湖面還蠻廣的，那時資料上都沒這個水池的記載，多年之後「嘉明湖」這名詞出現了，比對之下，這不正是我們在民國 67 年 3 月底意外探訪的那個水池嗎？會不會是成大山協首先發現的呢？



差點發生山難

過了蛋形池之後，一片開闊地，路跡處處，展望也不好，大約下午四點吧，在亂石間有塊平坦凹地，我們就決定紮營，趁著天還未黑，禿鷹說先到前頭觀察一下地形，我就留在營地準備晚餐，誰知十多分鐘後，竟然下起斗大的冰雹，隨即天色就暗下來，這一個晚上，禿鷹都沒有回來，可想而知，我有多擔心難挨呀！

天氣這麼不好，光憑我一人怎麼找人？原來打算天一亮就起身下山找救兵，整夜惡夢不斷！昏昏沈沈，半睡半醒，爬起來已經七點了，帳外依舊濃霧籠罩，再等等吧！八點了，禿鷹仍沒回來，我只好下山求救兵了。一路直吹哨子，大約半個多小時後，好像有回音哦？哨音愈來愈響！終於濃霧中穿著黃色雨衣的禿鷹出現了，一陣狂喜！狀況解除！

禿鷹說，他往前也沒走多遠，一陣冰雹落下來，他只好躲進石頭堆的凹縫中，但隨即天空暗了下來，黑暗中沒手電筒，只好折了些樹枝蓋在上頭，又走不回來，就這樣受凍了一夜。

山區漫遊

飽受驚嚇了一天，只好停止前進，想到在爬升的路上，快到向陽登山口之前，右側有座狀況不錯的工寮(不知是否為現在的向陽山屋舊址?)，先撤回工寮休息。



隔天兩人商量，還有五天的時間，應該還可以走南二段，不甘心就此撤退，所以整理好心情後，繼續上路。霧還是沒散，向陽山、三叉山又沒上去，一路往東北走，再過蛋形池，又進入了到處是路、小溪遍佈、路標也很多，但何處是正路呢？我們就重複找路、跳溪、試著走一段、又撤回的狀況下，始終不能找到正確路線，霧仍籠罩著，信心一點一點流失，好累！真的好累！算了！再撤退吧！

好像先紮營在池畔吧？後來就又回到工寮，接下來就徹底的休息，反正南二段也走不過去，就在工寮把糧食吃完，把假期過完，工寮附近到處走走晃晃。從離開台南，直到回來，十天九夜，一山未登。

匪偽傳單

照說回到台南，這段故事就該結束了，但是還沒有！接下來要講有關「匪偽傳單」的故事。

我們在上山第一次經過工寮時，就發現旁邊樹上掛著一個沒有爆開的空飄氣球，下方有一袋潮溼的宣傳單，查看一下，就是傳說中的「匪偽傳單」，宣傳共產主義如何優越等等，那時聽說繳交給有關當局的話，行情是一張 5 毛錢(或 3 元?)，這一袋少說也有幾萬張吧！但是走南二段正事要緊，就暫且擺下這件事。

沒料到，我們竟然原路撤退，這檔好事，就上演續集了！

當我們決定撤退，暫居工寮的那幾天，除了加緊消耗糧食，以便空出背包來容納這包「匪偽傳單」之外，就一直在編織這份天上掉下來的「禮物」到底值多少錢的美夢！

終於要下山了！好不容易把這包「禮物」硬塞進鋁架大背包，竟然比我剛上山時還要重！好不容易像揹工一樣走了半天，下到向陽工作站，搭下午的公路局客車，從南橫東段經利稻、霧鹿、關山到台東站，先把背包寄放在台東車站，我們去吃晚餐，再搭夜車回台南，坐在地上扛起背包準備上車時，我竟然爬不起來，還要勞駕禿鷹拉我一把，可想而知這些傳單有多重！

後續

回到台南，休息個兩三天之後，我也不知道要把這包「匪偽傳單」送到哪兒去領賞，心想李增昌老師最有辦法了，就請阿昌來處理。結果阿昌說，警方認為我只是個大學生，不能有獎金的鼓勵，只能請成大給個嘉獎，%\$#!&^.....，誰希罕這個嘉獎！我的那包「禮物」呢？阿昌說已經交給警方了，於是我的美夢就此破碎！